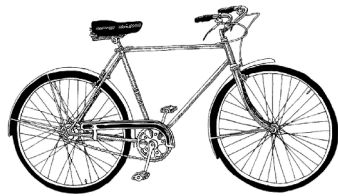


爷爷的车后座

□ 马文艺



饭桌上，爷爷笑着调侃道：“一到下雨天，我的腿脚就开始疼，现在骑不了自行车，带不了我们家的小果喽……”

原本在低头玩手机的我，这才发觉：我好像很久没关心过爷爷了……

他的头发已然全白，皱纹如细纹般纵横交错在肉眼可见的每一处肌肤，手指如同枯树的枝梢，唯一不变的是爷爷那一直上扬的嘴角。

小时候，每次出校门的第一眼就是爷爷的笑容。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小村庄的泥土路上，一个略微佝偻的身影推着老旧的自行车缓缓向我走来，由于父母外出务工，送我的也就只剩下了爷爷。

第一次看着爷爷推来的自行车，我不禁为它的破旧而感到难为情。它的车身已被时间腐蚀得不成样子，生满了锈迹。曾经亮丽的红色涂层早已剥落，露出了锈蚀的金属表面。车轮上的辐条错综复杂，有几根已经断裂，但奇迹般仍在坚挺地支撑着这辆老旧的自行车。车座已经被多次修补，缝隙中的蓬松泡沫露出了内部的老旧弹簧。就连刹车线都有些松弛，轻轻一拉就发出刺耳

的尖锐摩擦声。

我向爷爷埋怨为什么不重新换一辆新的，一向节俭的爷爷只是笑笑，跟我说缝缝补补还能继续用。

不情愿地坐上后座，轻轻颤动的车轮带着我启程，车铃叮叮当地响起。爷爷骑得很慢，虽然路面崎岖不平，但爷爷好像有一种魔法，总能稳稳地掌握住平衡。每次颠簸过一个坑洞，爷爷就回头瞟我一眼，生怕我掉下车去。

有时，自行车的轮子陷进深深的泥潭中，爷爷就会下车，蹲下身子，费劲地将自行车推出。他的手上布满了老茧，但他从不嫌弃这些艰辛，还总是耐心地对我说：“小心点，别滑倒。”

上学的路途过于无聊，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，爷爷总会用小故事来吸引我的注意。有时是一个勇敢的小猎人，有时是一段童话，但我最喜欢的就是爷爷讲他小时候的故事。

“有一次啊，爷爷的父亲接我回家，还没等我坐上后座，他就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，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哭，可他就跟没听见一样，越骑越远……”我听了，乐不可支，还有这么糊涂的爸爸。听到爷爷提起他的父亲，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父母。我问爷爷：“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来接我？他们是忘记我了吗？”爷爷哈哈大笑：“哪能呢，傻小果！你的爸爸妈妈挣钱去给你买新衣

服穿，买冰淇淋吃，还要给你买各种各样的糖果呢。”一下子，我成了最快乐的小孩。

坐在后座的时光就连糟糕的雨天也变得快乐起来。每当雨水滴答地落下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爷爷给我的小雨靴。我迈着欢快的步伐，像一个勇敢的小探险家，探索着雨水交织成的奇妙世界。大概很多孩子都抗拒不了水坑的诱惑力，年幼的我更是如此，即使溅起的水花弄湿了我的裤脚，爷爷也只是推着车在一旁笑着。他不会出声阻止我，只是让我小心，不要摔倒。玩累了，爷爷就会停下他的自行车，在后座上垫一块干净的布，把我抱上去，慢慢推着我往前走。

后来，我来到父母工作的城市上小学，每次接送我的变成了校车。爷爷和他的车后座都留在了老家。

这次放假，跟着父母回到农村看望爷爷奶奶，一进门，一眼就瞧见了那辆自行车，依旧破旧，却没怎么落灰。听奶奶说，爷爷经常擦拭那辆自行车。父母曾一度劝说爷爷把那辆自行车丢掉，再去买辆新的，但爷爷不肯，说要留个念想。

在饭桌上，听到爷爷提起不能骑自行车了，在爷爷车后座的时光不断在脑海里涌现。我才惊觉，爷爷真的老了。我扔下手机，决定陪爷爷好好吃一顿饭，好好散一会步，还要陪爷爷坐上家里的小汽车去兜兜风。

老篾匠

□ 厉昕婷



北门街的清早，有不一样的味道。

日日开门最早的是个老篾匠，天还未亮，星光尚存，他的老黄狗尚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中轻轻打着呼噜，他已静静地做起了活计。

星光暗去，朝阳攀到了绿冠擎天的老树背后。北门街渐渐热闹起来了，卖菜的挑了担子出来了，上班的骑了自行车匆匆来去，买菜的挎个篮子叽叽喳喳喜鹊似的三五成群，老黄狗睡醒了，踱到太阳的必经之路上，恣意躺着。

老篾匠做活是极认真的。掇条竹凳，坐了，腿把竹子用力一夹，竹子便老实实在地躺在了他面前的小桌上。竹节似的手，沟壑纵横，好似田间交叉错杂的小路。他把竹子紧紧一扣，眼睛眯一眯，眉头便皱作一团。随即，身子、竹子一齐动起来，连竹凳木桌也吱吱喳喳地打起节拍。地上各种

叫不上名的刀具一字排开，像小学生排队似的规规矩矩，整整齐齐。

干了一天，老篾匠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坐到了门槛上，歇上一歇。北门街的傍晚同清晨一样热闹，挂帘的包子铺如海市蜃楼一般朦胧美丽，卖包子的更像是腾云驾雾的仙女。卖糖人的推着小铁车过去了，卖菜的倚着路灯杆打瞌睡，老黄狗不知什么时候倚到了他的脚旁。

托着一杆旧旱烟袋，他缓缓吐出泛蓝的烟雾，任凭夕阳笼着他。

他望什么？北门街的大牌匾？黑黝黝的水泥马路？不清楚。他的目光没有焦点，散，像海上泛起的泡沫，却又像在表露更深的意蕴。像这个月夜。月色清朗，若一地碎银。

他和老街坊对饮。老式的大碗，粗糙的陶土空穴密集，酒入碗中，许多小泡倏然而起，又慢慢破灭，消失。褪

去了认真工作的外衣，他醉了，醉得如同一只从泥地里或竹屑中钻出的小老鼠，灰头土脸，兀自大口喘着粗气。

“老一辈就和竹子打交道了，舍不得丢啊！现在塑料的东西是真好，又便宜，竹子没人要了哟！”他抱怨着。吞了一大口酒下去，他喉结处凸起，又凹下，像吞了一大口月光下去。

“孩子都嫌我丢人，说过时了，赚不到钱。可我就喜欢竹子啊！”他用力向月亮吼，好像是那一轮皓月惹了他，他要把那粉砌玉雕的广寒宫吼倒。

忽然，没有任何预兆，老篾匠扯起了嗓子，“我要守着竹子到了了”。骑自行车的人听了，猛蹬几下，逃债似的走了。拣菜的大妈也走得远远的，倒是老黄狗无语似的和着调子。

老黄狗忽然翻身坐起来，大概是被远处汽车的鸣笛惊着了。

故乡的桃

□ 陈璐



那天，我从母亲的嘴里偶然得知故乡的那片桃园被转卖出去了，不知会用来做什么。恍惚间，我回到了那片桃园。我又看到那条乡间的小路。

那是我幼时又爱又恨的一条路。那时候，外婆要做工，凌晨五时就要走，小小的我背上大大的书包，只能一个人踏上上学路。那时候我个头小，一眼还望不到路的尽头，于是埋头往前走，只看见地面上那段枯燥的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猛然注意到有人在路的右侧栽树，一栽就是一大片，栽的不知什么树，于是我在漫长的上学路上有了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。我满怀好奇，去猜这是什么树，会开什么色的花，会结什么样的果。

头年没有开花，直到第二年春。我见证了花苞的孕育，目睹了花朵的盛开，从零星到一丛，从一丛到一片，粉粉的，如薄雾一般挂在枝头。原来是片桃园！待春意开满园，我趁外婆有空，就莽撞地欢呼着、跑着带她去看满园桃色。我没见过桃园的主人，就扒着外层的铁丝网肆意往里张望，路过的村民就说我像小猴子，我羞红了脸跑开了，心里却还想着下次我偷偷瞧。那时的快乐简单至极，我擅自将桃园“据为己有”，为桃花的盛放开怀大笑，为桃子的成熟自豪不已。

我与桃的缘分不止于此。记忆里，外婆家的院子不大，种着

各式各样的菜，院墙边是棵桃树。与桃园里的桃树不同，这棵桃树生得相对高大，枝丫野蛮生长，就要伸出庭院。它也会开花，但十分稀疏；它也会结果，但果实酸涩难以下咽。可外婆和我都对这棵老桃树抱有深厚的感情。多少个日子，外婆卷起裤脚为它浇水，我在一边嬉笑玩闹；多少个日子，我缠着外婆给我摘桃，酸得皱眉还是馋……

夏天的夜晚，外婆还爱在桃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给我讲故事，一讲就是小半天。我就边听边啃涩桃，那是我最期待的事情。她用粗糙的、布满老茧的手给我扇着扇子。讲故事时的外婆有着最生动的脸庞，随着故事情节一会皱眉，一会挑眉。当外公与外婆还是一对对生活充满无限期盼的年轻夫妻时，他们栽下桃树，后来膝下有了一儿一女，过着男耕女织的和睦日子。可是当外公意外去世，外婆的天都黑了，外婆望着桃树，算着柴米油盐的窘迫日子。

听故事时我还小，还不明白生离死别的苦痛，我抬头望天，月光透过桃树的枝叶倾泻在我脸上，我心里只是想桃子真酸，直酸到了人的心坎里。

后来，庭院里的老桃树，枝丫碍着院墙，被砍了；那片桃园也被盘走，那一树一树满是粉雾的春天再也看不见了。只是，我还记得，记得桃园最美的模样。

